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   (請勾選)
作品名稱	夢魘
<p>又來了，一股濃烈又刺鼻的消毒水味衝擊著我的鼻腔，每每聞到這個味道，我就會全身產生無力感，又是這個房間，看起來純白美好，讓人覺得溫馨極了，但我每次待在這裡，卻都想著不如死了算了。房間門口，我看到兩個人在那裡徘徊，在討論著實驗是否成功，結果如何，我像隻待宰羔羊似的，無力動彈，無法反抗，當真恨死這樣的自己。</p> <p>聽到門口那兩人，緩緩邁步，往房間裡走近，我心跳的頻率慢慢增快，而血液似乎凍結了。兩人終於走進了房間，笑著對我說：「孩子，你有沒有好一點，這次的治療做的很成功，你休息一下之後，我們再回家吧。」我的母親和藹的說著。「或許他還有一些不舒服，親愛的，你看看他的臉色多蒼白，我們先出去讓他自己待一下吧。」父親體貼的替我回話。但面對著他們，我只覺得噁心。「我好一點了，晚點大概就能回家了，爸媽你們先去忙吧。」我勉強的擠出了一抹微笑，顫抖著回話，可我沒讓他們聽出來，這不能有破綻的，一不小心就會沒命。隨便回應了一下，他們各自出去忙了。我癱軟在床上開始回想著，我的家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這樣。我原本跟那些平凡的孩子一樣過著快樂無憂無慮的日子，父母親相敬如賓，十分恩愛，而我也十分乖巧，就是比起一般的孩子還要聰明的一些。父母親是研究人類心理以及精神方面的醫生，而他們，也是科學家，他們極度瘋狂，十分投入他們的工作，也自己研究著藥物。精神心理方面的藥物不好做，而目前的醫學界還未有人能夠研究出控制人精神的藥品，那就是他們的目標。我以我的父母為傲，因為沒有一個小孩的父母比我的厲害，我每天的日子過得都很快樂。直到有一天，政府機構寄了一封信到我家來。</p> <p>那張單子叫智力測驗單。全國這個年齡的孩子都必須去智力測驗中心測智力，沒去的會被抓走，之後會發生什麼我也不知道。有去過的不管結果如何都不會怎樣，結束測驗後，會將你的智力單寄回家，很多孩子就當去玩，反正有測就好。事實上，我真的沒想過，就是一張小小的單子改變了我的人生。測完之後的一個星期，單子寄到家了，我迫不急待的詢問著媽媽，我的測驗結果如何，只見媽媽眼中閃爍著異樣的光芒看著我。而後微笑的對著我說：「小乖，你好棒喔！IQ120欸！晚一點我再跟你爸爸討論這個好消息。」我真的以為，是因為自己很棒，所以媽媽才這樣誇讚自己。當時13歲的我，因此自滿著。等爸爸這次實驗結束，回來大概也會誇獎自己吧！果不其然，不出我所預料的爸爸開心的誇獎我。我卻忽略掉了，爸爸聽到這個消息時，眼中閃過陰霾卻歡快的情緒。在這件事情發生後，幾乎每天，父母都會帶著我去，原本不讓我靠近的實驗室。我雀躍的想著，是不是他們終於願意讓我和他們一起研究實驗了呢？爸媽終於願意教我了？每天這樣想著我的心情一直在變好，完全沒有察覺，身旁人在盤算的事情。</p> <p>在某一天，父親突然對我說了一句話，「小乖，我上次在你做身體檢查的時候發現，你身</p>	

上有一個問題，以後必須定期打針，才能夠治好，但是打完針之後可能都會有些不舒服，你自己得要忍耐啊！這都是為了你好！」爸爸在提這段話的時候講的十分憂鬱，之後回想起這件事時，我幾乎笑出來了。當時的我雖然有些害怕，但是為了以後能健康的生活，我當然要好好聽爸爸的話。我點了點頭，回應了爸爸。

在那之後大概過了2~3天，我又跟著爸爸媽媽去了實驗室，他們說，今天是要施打的日子。到了實驗室，我乖乖的躺到手術床上，媽媽壓制著我，以防我亂動。爸爸拿著一支針筒，叫我閉上眼睛。我感覺到了冰涼金屬刺進皮膚內的刺痛感。我的意識逐漸模糊，眼前一黑，我昏過去了。

潮濕的帶著些許黴菌的味道，讓人覺得噁心想吐，我眼睛微睜，還無法看的很清楚，只能知道自己在一個很暗的地方，聽到了熟悉的腳步聲，緩緩靠近我，她身後跟著一個手上拿滿藥物跟針筒的男人，到我身旁緩緩蹲下，我不敢叫出聲，因為她長得好像，我媽媽？對，長得簡直一模一樣！可惜我現在動彈不得也無法說話，渾身疲累不堪。否則我一定問清楚，他們到底要做什麼？想對我做什麼！他們開始拿著一堆藥往我的嘴裡塞，然後拿了一個奇怪的儀器裝在我頭上，似乎在觀察什麼，一邊紀錄著，一邊餵我吃藥。身旁的男人終於開口了，「差不多了，不要讓他藥量過大，會死的。」當時我好感謝那個男人，想不到他之後補了一句，「嘖，這麼好的實驗品去哪能再找一個，這麼個寶貝，對他好點。」聽完之後女人住手了，面無表情的告訴男人兩個字，注射。注射完後，我渾身不對勁，似乎一直看到幻覺，全身上下都在發熱，腦袋裡一直轉著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整個陷入了一個很奇妙的世界，分不清楚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。

「啊--」一聲慘叫，我驚醒了，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做那種夢，如夢似幻的感覺讓身體飄飄然的，但又覺得似乎被操控了一般，渾身不對勁，卻沒有一處傷口。深呼吸後，我決定冷靜下來，先看看週遭的環境。定睛一看，這是一間潔白漂亮的房間，我記得這是爸爸媽媽研究累了，用來休息的房間。擺設什麼的，都好精緻。突然，我聽到了急促的腳步聲，整個神經繃了起來。有人打開門了，原來是我爸媽。做完那個夢之後，害的我變得有點神經質，一直疑東疑西。媽媽輕笑，「寶貝你睡的好嗎？」「不好，一直在做惡夢」我喃喃自語。媽媽安慰我一陣子，說之後就不會這樣了，目前只是因為不習慣以後會很好的。

一再憶起夢裡的那個女人，面對著眼前的母親，不寒而慄。但是我還是深信著，如此深愛我的父母，不可能對我做出那種事。「我睡了多久？」我緩緩的開口，對著母親說。「大概3天吧！你睡了好久我們很擔心，剛要再幫你檢查，還好你醒了。」媽媽好似鬆了口氣般，撫著胸口回應我。「我睡了那麼久嗎？但是為什麼還是覺得很累？」「大概是因為生病了，不要太在意，身體不舒服，精神不好是常有的事，一定很快就會好的。」媽媽起身向前抱了抱我，我看不到她的表情。「你這幾天要再好好休息，再過幾天又要打針了。」媽媽一臉關切的看著我，對我說。我隨便的回應了幾聲，她就走出了房間。

日復一日，我的身體越來越差，開始會出現幻覺、幻聽還有幻想，不只如此，還有惡夢。我問過父母親可不可停止這些治療，我好累，沒辦法堅持下去了。他們跟我說，不能半途而廢，他們要我好好的，不是只是一時，聽完他們的話，我大哭了一場，因為他們那麼堅定的要我好，我卻沒有耐心、毅力，只是一點挫折，就想放棄，我覺得很羞愧。

不知不覺時間過了兩年，我持續的接受著治療。每次照鏡子，就會發覺鏡中的自己，似乎越來越憔悴，不禁懷疑著，治療是不是有成功。其實常常覺得怪異，莫名其妙的的被告知罹患疾病，之後開始治療，治療後卻越來越憔悴，還經常做惡夢，精神上的壓力逼的我喘不過氣。可我仍然不願意去懷疑我的父母，他們那麼的溫暖美好又那麼愛我，怎麼可能害我呢？而看著他們每日笑容滿面，我認為大概是病情有進展吧！便不多問了。

但，我所想的，我看到的，我相信的。在這一天，全部被打碎了。記得那是個下雨的夜晚，整個家裡都充滿著濕氣，而我又因為惡夢睡不著了。從床上起身，打算下樓喝點水，在我經過父母門前時，聽到裡面傳來了談話聲。「到現在我還不敢相信那個孩子，他的 IQ 竟然 220，比我們兩個都還要高啊！」母親感嘆的說著。「噓。小聲點，今晚他的藥效就退的差不多，等等讓他聽到，我們計畫的就要毀了。」父親陰沉的說。「話說，一個智商 220 的孩子，會到現在都兩年了，還沒發現我們對他做的事嗎？要不是因為他在我們試了藥後，意識還是比常人來的清醒，我都要以為那報告是作假的了。」說完，母親輕笑了聲，語氣中的不屑和譏諷，讓門外的我在不知不覺中渾身顫抖。「當初撿回那個孩子只是純粹好玩，沒有想到撿孩子還能有這種功用，多棒的實驗品啊！」聽到父親這句歡快激動的話，我如同身處冰窖般，渾身冰冷。喉嚨哽著，雖然還是渴的，但卻無法再喝下任何一口水。全身上下都使不上力，唯一繼續運轉的，大概就只有那一直聽進殘酷事實的耳朵，既殘忍又現實，我似乎從夢裡醒來了，或許之前與父母親歡快的相處，也是我的幻想拼貼出來的。而此刻，我又何嘗不希望，現在的我只是在做惡夢呢？以往我常常見到的幻覺，卻在這個時候使不上力，它無法幫助我逃離這個事實。我只是在做惡夢，清醒就沒事了。我還在說服自己，但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清楚。此刻的我，到底有多清醒，藥效退的差不多，而我卻還是像在做夢一般，剛剛經歷的一切都像是幻覺，不過 10 分鐘的時間，我的認知一下子全被推翻。開上雙眼，感覺臉頰有一道溫熱滑落了下來，我告訴自己，醒不來了，再也醒不來了。

「對了，這個可千萬不能讓他知道啊！如果實驗品的情緒失控，我們的實驗會無法得到準確的結果。」爸爸仔細的叮嚀著媽媽。「這個我當然知道，可是，如果不小心讓他知道了，那怎麼辦？」媽媽疑惑的問。「他的身上，會殘留著我們的藥。而且為了不讓我們的實驗在外洩漏，當然是…」我沒有聽到他說了什麼，但是我認為他說的夠清楚了。用盡最後的力氣，我緩慢的走回了房間。我知道或許我該逃出這裡，我該怨恨他們。實際上，我並非不想走，只是藥已經用兩年了，我也沒有多餘的力氣能走了，就算想爭個魚死網破也無法。我怨恨他們，但是更恨的是自己，如果我相信自己的直覺，又怎麼會落到這般田地。現在的我已經無法再控制自己的行為，常做出異於常人的舉動，我不相信自己是個正常人了。事實上，我原本就不是，我只是個實驗品。被用來完成他們野心的，被用來幫助

他們成功的，理當犧牲在他們慾望中的，實驗品。其實在得知真相之後，我還是不相信，如此愛我的，不，應該是說，我愛的父母會這樣對我。或許只是我又幻想，又幻聽了。所以，我還是每次都滿懷希望的接受著他們的治療。不，我不是精神上出了問題，我只是愛他們，而他們也愛我。他們很愛我。

今天爸爸媽媽一起出門參加研討會，剩我一個人在家。但是自己在家真的很無聊，腦袋昏沈想睡，但是只要睡了就會被驚醒。無聊的我走到了爸爸的書房，打算拿本書來翻。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，我開始回想，在這段日子，我扮演著優良的孩子，順從的、乖巧的而且從不反抗。但每每這麼做時，我的腦海中，時常有一人在憤怒的嘶吼著，他悲憤，他難受，他一直哭，卻又說要報仇。他的聲音被我藏的很好，我不會放他出來的。因為我知道父母愛我，只要我什麼都不做，我就不算是實驗品，我是他們的兒子，我不容許他，破壞我的一切。之前那些，一定只是我的幻覺，根本微不足道。在我自欺欺人的說法中。我的心情愉悅了起來。逐漸揚起的嘴角，卻在下一秒，變得僵硬。我發現了爸爸桌上的一本記事本，好奇心在此刻特別氾濫，我拿起那本記事本開始翻閱。每翻一頁，我的表情就慘白一分，這裡面紀錄的是我在這兩年來的日常，精神狀況，實驗報告，與常人比對下的差異。這個變故讓我剛剛建立起的幻想，又一次交飛煙滅。原來是這樣嗎？所以都是真的？在我腦海佈滿密密麻麻問題時。“喀噠”一聲，門鎖開了。取代了疑惑憤怒的，是驚慌，被抓到我會死的。奔回了房間，我緊緊的關上了房門，鎖上。倚著牆門，我慢慢的滑落到地板。我哭了，但是不能放聲大哭，他們會聽到，第一次發現自己到底有多無助，什麼都不能做，什麼都無法做。哭著哭著，腦袋越來越昏沉，變得沉重，我睡著了。

滴答。滴答。滴答。滴答…時鐘走動的聲音，在我耳中卻像是生命在流逝。我醒了，卻還是昏沈的，眼睛紅腫，好像是因為哭過。我將眼睛開上了，卻睡不著，只覺得身體很沉重。再次張開雙眼，我發現我待在父母親的房間裡，他們在床上熟睡著。我走到了他們身邊，我想要撫摸他們的臉頰，想要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，又一個恍神。噗味一聲，就在我眼前，鋒利的刀子刺進了他們的身體裡，溫熱的鮮血噴濺了我的雙手，我的手指浸滿血紅，紅色似乎也在我的眼眶暈開了。我瞪大雙眼，看著被我的雙手緊握著的那把黑色刀柄的的鋒利小刀。

他們痛的醒了過來，我在他們臉上看到悲憤的表情，我以為我會害怕的大哭，棄刀而逃。我的反應卻完全與我想像的相反，我猖狂的大笑，刀子插入的更深，他們的臉痛的扭曲，而我卻笑的更加瘋狂，笑的眼睛紅了。不知不覺，一滴，兩滴，三滴，眼淚在床上滴成了一片，恰好和父母親流出來的鮮血融合在一起，他們渲染著純白的床單，看著那美麗的色彩，我情緒緩緩的穩定下來，眼睛一開，我又漸漸的失去了意識。

我房間裡的窗簾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被人拉開了，陽光滲入了我的房間，我緩慢的甦醒，慢慢的將眼睛打開。突然覺得，身體變得跟以前一樣，有活力，有衝勁，我愉快的從床上跳了起來，跑到鏡子前。看到鏡子裡的人，我不禁大吃一驚，不再是那個臉色蒼白的病殃

子，這是還沒做過實驗前的自己。“叩叩”敲門聲傳入我的耳中。「小乖，睡的好嗎？快點起來洗漱了，明天就要去上學了，你得先適應一下」推開房門的仍是那兩個人，他們微笑著看著我。我不是傷了他們嗎？我不明白，也不明白自己今早的氣色。左思右想，終於弄清楚了，我在夢裡待了太久，這才是現實世界，沒有人背叛我，我的父母還是和藹可親的，什麼都沒改變。我開心的迎向他們，我的世界終於復正常了。

沉浸在愉悅心情中的我，卻沒發現，在他們雀躍的笑容後，隱藏著另外一種歡快的情緒。一人身後背著手術刀、剪子，另一個拿著針筒和藥劑，最令人費解的是，沒有人帶縫合器具。

